

菲莎文萃 第102期

总顾问： 痍弦
 顾问：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
 主编： 冯玉
 副主编： 刘明乎 靖莲英 杨柳
 编委： 林丽萍 周保柱 段莉洁
 责任编辑： 段莉洁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
 加拿大大华笔会

十年磨一剑 冷暖寸心知

写在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十周年

文 / 沈家庄



华人到了海外，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物质生活打理，践履诗意人生，便是精神生活的首选，也是我们办诗词学会的初心。十年来，学会成员都是秉持着这份初心，为实现学诗、写诗、诵诗、唱诗、欣赏诗的目标，结伴同行。

十年来我们办了几个刊物：

现今《菲莎流觞》114期、《新诗潮》126期、《诗梦枫桦》67期，与加拿大大华笔会合办的刊物《菲莎文萃》100期。实际上办刊物是很费神、费时、费健康、坏眼睛的事情。尤其编辑群流行一句话：“为他人作嫁衣”。但是，十年间我们刊物的老老少少编辑们，都这样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走过来了。虽然其中也有辛酸苦辣，也有不尽如



人意处，但大家在这其中得到的诗学长进、诗意淘洗，和审美境界的拓展……也都是苦中有乐，乐在心头的。

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有意识架构海外诗坛的诗歌生态系统。

也即是说，诗词学会的建构，一开始即将目标定为“将写作诗词、吟诵诗词、从事中西诗文翻译的老、中、青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共存，个性与特长优势互补”。

2015年10月以来，我们将诗词学会分设六个专业组：1. 诗词美学、诗歌理论组；2. 中华传统诗词研习组；3. 中国现代新诗研习组；4. 中外诗文翻译研习组；5. 中外诗文朗诵研习组；6. 古今诗词吟诵、吟唱研习组。以组群为单位开展形式多样、高雅脱俗的诗学活动，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各种诗学讲座、春联讲座、诗歌朗诵，以及请专业性学者和诗人进行专题诗歌讲座和诗人群体及个人作品朗诵会等。这些活动，支撑起一个宽泛的传统诗词和新诗学习欣赏及传播的团队。这个形式松散的团队又将诗词活动有序化和经常化，形成良性和有效运作机制，取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团队经验和诸多可圈可点的骄人业绩。我们将这种开放性诗学活动，定义为“海外汉语诗歌生态系统建构”。

超脱一点说，写诗爱诗的人，心理上总是掂量着，要如何让生活处在一种理想化的期待中，指向通往未来的希冀。但实际上，移民们又都是来源于过去——如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怀旧，在心理上，总是挥之不去。好吧，怀旧就怀旧吧，我们的此地书写，就必然要重新配置我们对于当下生活的观照和对于往事的现代性批评……这就要求诗人



不仅仅要吟咏风花雪月，还应在多重文化叠合互动甚至冲撞的当代语境中，酝酿属于未来的力量。基于这个理念，我们提出从诗歌生态学的大视野，拓宽我们的文化视野。

这一点，未必我们今天在写作的诗人和参与其他诗学活动的诗歌爱好者们都能够意识到，并付诸自觉的主观能动。客观具体而言，怎样让我们心理层次的离乡背井的乡愁，不要仅仅陷入一种幻象性的怀旧，或者简化成一种乖戾愤世、感叹人生无常的焦虑？在诗中吟咏自我修复型的怀旧或反思型的怀旧，或应成为海外游子心理结构的潜意识指向。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对于诗人在地书写的心态评估之理论表述而已。说到具体写作，文学创作是最个人和最自由的信马由缰——尽管我们的群体指向，永远是也只能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华夏子民情感结构为基础。

跟谁在一起，你就成为谁。一百五十多年前远涉重洋，来北美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淘金寻宝、修建铁路的华夏前辈，为我们铺就了一切。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含辛茹苦，血洒崇山雪岭。却没有忘记将挣来的一块块血汗洋钱，寄回到更加贫困的中国家乡……在这里，我们体恤到了华夏前辈的文化基因！我们来到了这里，已经成为华夏先人的后裔，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更不能背叛他们这一份对故乡亲人的爱，这一份拼命挣扎惟惦记家国的赤子真情。

让我们用生气勃勃、活色生香的诗句回答今日的世界——我们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移民来加拿大修铁路的华裔员工的后人，我们要用修建太平洋铁路“最后一根道钉”的钢铁，重铸掷地有声的诗句；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不能流于一种文化悟性的平庸。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创会10周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华诗坛海外新秀。后浪正在崛起，并且勇于担当……

听！大海啸声，初露锋芒。



作者简介

沈家庄，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湖南洪江。文学博士、当代词学家。代表专著有《宋词的文化定位》《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竹窗词学论稿》《宋词三百首注释》《王鹏运词集校笺》（二人合作）等，出版个人诗集《三支翅膀》1部。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创会会长。现旅居温哥华。



十三号地铁 节选

文 / 方丽娜

一场大雪拉开了维也纳的冬日序曲。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楚菲和杰瑞一起过完了圣诞，紧接着他们在摇曳生姿的烛光里，四目相望，手执红酒，无限憧憬地迎接新年的黎明。正当杰瑞依照楚菲的心愿，做好了两人前往希腊艾伊娜小岛度假的计划时，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楚菲接到了母亲病重的消息。

电话是父亲打来的，说医院刚刚下发了病危通知。放下电话，楚菲呆呆地望着壁炉里的蓝色火苗，无可奈何地做出决定：马上回国，探望病中的母亲。

前往北京的航班上，楚菲并非单枪匹马，而是在杰瑞的陪伴下一路同行。靠窗而坐的楚菲，望着善解人意的杰瑞，心里满是感激。她恍然觉得，这偌大的飞机，本应载着他们飞往爱琴海之滨的小岛，却掉头转向，朝遥远的东方飞去。

抵达北京机场的当晚，楚菲和杰瑞迅速搭乘夜车，刻不容缓地赶往河南老家。

北京西车站的月台上，南来北往的旅客如蚁般穿梭。扛着鱼鳞袋蜂拥而至的老乡，把杰瑞挤得东倒西歪。由于时间急迫，楚菲没买到软卧，他们坐的是硬卧车厢。祖国的硬卧车厢里，最能彰显普通百姓的众生相。仿佛不约而同，康师傅方便面的辛辣，道口烧鸡的油腻，炒花生米的浓香，伴着高亢的河南方言，在逼仄的车厢里飞窜。上铺的老乡提着滚烫的水爬上爬下，让杰瑞胆战心惊。想不到生活在“人类最适宜居住城市”的维也纳人，首次踏上中国，领略的不是浪漫，而是最本质的中国人原生态。



终于到了河南老家，他们丢下行李，直奔母亲所在的医院。母亲见女儿在准女婿的陪伴下大老远飞回来看她，一激动，病情奇迹般地好了一大截，次日便央求着搬回家住。自从楚菲离了婚远走他乡，母亲日夜不得安宁，天天巴望着女儿早一天成家，也好了结她一桩心事。为了方便照顾母亲，楚菲和杰瑞就住在家里的三居室里。大冬天的河南城镇居民楼，并非家家户户都用得上暖气。没有暖气的寓所，对杰瑞是个不小的挑战。虽说楚菲的家里有空调取暖，但并非各个房间都有。楚菲就飞到小区商场，给杰瑞购来一套家居棉衣裤，可杰瑞死活不穿。他无法接受自己在室内，也要穿得像在大街上一样。

作为一个欧洲人，杰瑞拿出了最大的爱心，来包容两位老人的生活习惯，但有时候，还是让他难以忍受。病中的母亲动不动对着一桌饭菜咳嗽，父亲一向有随地吐痰的习惯。尽管楚菲私下里一再提醒二老，咀嚼时声音小点，可大半辈子的生活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再者，老家的亲戚听说母亲病重，接二连三跑来探视，连个招呼也不打——中国百姓哪里有预约的习惯！楚菲只得一天到晚，不是在父母身边忙得团团转，就是随时应付前来探访的三姑六舅，无暇顾及杰瑞的感受。

对杰瑞来说，跟中国老人同住一室的日子，由最初的新鲜、好奇，渐渐磨成了一枚钢针，时不时刺激着他脆弱的神经。除此之外每日在冰冷的浴室里冲澡，如入战壕。以天然气带动的热水器，从厨房管道

里拐弯抹角到了浴室，热水时断时续，冷热无常。杰瑞在热水器下等水时，不是被烫得嗷嗷叫，就是当头浇下一股冷水，便嘶叫着裹上毛巾逃回卧室。心存愧疚的楚菲一个闪念，何不带杰瑞到洗浴中心去呢？

在维也纳时楚菲便想，国外千好万好，就是洗澡时找不到搓背的。她好喜欢出浴后平躺在床上，像只褪了毛的鸟，被人揉来搓去。于是在楚菲的极力推动下，杰瑞满腹狐疑地跟着她，走进小镇最豪华的洗浴中心。楚菲对服务小伙子仔细交代过后，与他分别进了男女浴间。搓背、按摩、捏脚……可杰瑞没进行到最后一刻，就退了出来。楚菲洗完澡，见杰瑞怒气冲冲的，问其故，杰瑞指着自己的裆部说，他们老盯着我看！

终于捱到回京的日程，楚菲在皇冠假日酒店的五星级房间里，百般温柔地抚慰着杰瑞。杰瑞像只冬眠的虫子，从河南小镇的冰窖里苏醒过来。身心愉悦之后，俩人兴致勃勃地看故宫，登长城，吃烤鸭，走遍王府井大街小巷。有一次去城西，他们自然而然搭乘地铁，在一个著名站点倒车时，适逢北京地铁的通勤高峰，他们随人海的波峰时而长驱直入，时而左冲右突，晕头转向的杰瑞，突然间看到部队出征时的浩大阵势。多年前，他随北约地面部队出击巴尔干时的情景，瞬间浮现在眼前。这一刻，他骤然停下来，怔在了原地。可后面的人哪里顾得了他，潮水般继续往前涌。过了好一会儿，待楚菲意识到身边没了杰瑞，于水泄不通的人潮中奋力找寻时，发现杰瑞定定地站在一个拐角处，沮丧的脸上大汗淋漓，脚上的旅游鞋也不知何时少了一只。

回到维也纳后，俩人依旧同住一室，朝夕相处，但杰瑞的激情日渐式微。

不久，母亲因病情出现反复，再次住进医院。楚菲只要闲下来，便情不自禁地与母亲通话，问寒问暖。身在维也纳，牵挂的重心却转向了远方。有那么两次，杰瑞试图与她商议外出度假之事，楚菲听了点头应允，可母亲一个电话打过来，楚菲的神经即刻绷紧。事后，当她意识到杰瑞正跟她商议着什么，并且试图重拾话题时，杰瑞早已怅然若失地跌回到自己的沉默中去了。

时光缓慢流淌，杰瑞常常独坐窗前，望着萧索的冬日百无聊赖。曾经温馨的空气冷却了，说不完的炽热话语，似乎随着他们的中国之行戛然而止。有段时间，杰瑞甚至连续数晚没走进卧室，而是一个人仰躺在沙发上，苦思冥想。

楚菲想不通。好好的，回了一趟家，坐了一趟北京地铁，怎么就成了这样！一腔爱意跌进深夜，碎裂成满天繁星。躺在柔软而宽大的床上，楚菲辗转反侧，泪水横流。无数如胶似漆的日子里，他们是何等强烈地憧憬着未来。杰瑞吃了晚饭，总喜欢踱向阳台，潇洒地点上一支烟，就着晚霞吞云吐雾。当新年的礼花腾空时，他们孩子似地欢呼雀跃，沉迷于璀璨的瞬间，仿佛生活，真如烟花般灿烂。

楚菲坚信杰瑞是爱她的。因为他亲口说过，她是他最后的激情。只是，他未曾料到，她的身后有一个中国家庭。一想起母亲的病，楚菲便愁肠百结，心神不宁，更解不开的，是杰瑞的一脸冰霜。一个人的黑夜凝滞而沉长，楚菲站在夜间的镜子前，依稀灯火在她的脸上幻灭，忧伤的灵魂一览无余。陡然而生的屈辱感像只蚂蚁，从头到脚啃遍全身。被清凉渗透的楚菲，本想留下一张纸条，转身走人。可又一想，就这么一走了之，就此结束，是否太过轻率？



于是，就在傍晚的小客厅里，楚菲径直坐在杰瑞跟前，直截了当地把自己连日来的困惑、疑虑，和盘托出。

不想，杰瑞回避着楚菲的目光。他定了定神，望向两人之间的一片虚空说：20年前我在捷克部队服役时，作为北约地面部队的一员，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任务。空袭南联盟之前，北约为进驻科索沃部署了两万多人的地面部队。随着空袭的升级，航母、舰队、导弹从四面齐聚巴尔干。当北约的导弹射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我们的地面部队，正集结在塞尔维亚的多瑙河边。说到这儿，杰瑞突然打住，他面无表情地走向阳台，一手托住下巴，另只手掏出烟，对着星辰密布的夜晚吐了一串烟圈。

楚菲忍不住跟过去，靠在门框盯着他手里的烟蒂。杰瑞猛抽两口，火炭似的烟蒂飞速向后退去。他一脸愁绪地抖了抖烟灰说，所有的战争都只有失败者，巴尔干战争的背后是几千年来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和领土争端。



幸与不幸

文 / 杨柳

离开校园十几年后，我竟有幸坐在温哥华的大学课堂上。此地难于找工作的不幸和工作中的坎坷，暂时被我抛在了脑后。

开学第一天。教室里，人大致已坐定，学生们引颈扬首，期待着新学期的开始。温暖的光从窗户丝丝缕缕地照过来，照见一个女孩款款地走进来；乌黑的短发，明眸皓齿，脸上荡漾着快乐的笑容，“嗨嗨”地同每一个人打着招呼。

战争已过去好些年了，难道让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你我吗？人只有忘记过去，才能更好地开始新生活。

我原以为一切都已过去，可事实很奇怪，连我自己都想不通。还记得我俩在北京地铁里那一幕吧，人海茫茫，那种阵势就像部队出征，一下子唤起我的噩梦。一种坠入深渊的无力和绝望感击打着。瞬间的碰撞和迷乱，导致我痊愈多年的耳鸣突然发作。那一刻，我的身体像个巨大的音箱，接连飞出导弹发射的鸣响和飞机空袭的爆裂。我甚至看到了尸横遍地的惨状。最后杰瑞喃喃道，记忆是一场旅程，没有终点！

战争是残酷的。但我们的爱，不应该受到战争的株连。不是吗？

杰瑞沉吟道：对不起，我需要时间来调整自己。我想一个人待一段时间，有些事我必须独自面对，并且彻底想明白。最后，他补充道，至于婚姻、家庭，我想我们两个人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彩云易散、霁月难收，现实的朔风扑灭了楚菲所有的幻想。她突然明白了在书上看到的一段话：跨国婚姻的幸福与否，不仅仅在于两个人是否相爱，还在于能否理解和接纳彼此背后的文化与习俗。缺少这些，即便轰轰烈烈的爱，也会惨遭搁浅。

想到这一层，楚菲无奈地点了点头，平静地对杰瑞说：愿你一切顺利，多保重！



作者简介

方丽娜，祖籍河南商丘，现居奥地利维也纳，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和转载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十月》《作品》《作家》《香港文学》《小说月报》等百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到中国去》，中短篇小说集《夜蝴蝶》《蝴蝶飞过的村庄》、散文集《蓝色乡愁》《远方有诗意》等。代表作“蝴蝶三部曲”获“首届华人影视文学优秀创意奖”。现任欧洲华文笔会会长，《欧华文学选刊》杂志社社长。



人们的眼睛被她的笑容吸引，头也随眼转，发浪似被无形的微风吹过，金色的、黑色的、褐色的……拂了一圈，眼光定睛在教室最后一排。汉娜就在众目睽睽下含笑入座。幸福的人，大抵从脸上就可以看出来，汉娜正给了我这样的印象。

那时，我们并无深交，对未来学业的恐惧和紧张冲淡了我们之间天南海北闲聊之雅兴。直到有一天发现神秘的电脑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深奥，老师那快捷的英语发音也不是那么难以捉摸时，才突然发现课堂上少了汉娜的笑脸。

一天自修时，坐在我身旁的一个秘书专业的女生悄悄问我：“你是不是和汉娜一个班的？”

我很惊讶，反问她：“你怎么知道？”

“我原来也是和汉娜一个班的，我知道她后来又报读了你们专业。”

我终于明白了汉娜缺课的原因。原来第一学期的课，她大部分已修过了，怪不得不必像我们每天毕恭毕敬到学校报到。

第二学期，汉娜果然又出现在课堂上，她脸上永远挂着招牌式的微笑，只有在考试时才见到她蹙起的眉头。虽然她也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我知道她不是中国人，而是来自菲律宾。

她上课爱提问，正巧教编程的老师又是白人年轻帅哥。观赏他们一搭一档对嘴，斗智斗勇，也是一道课堂里的风景、感官上的享受。

上课不是“填鸭式”的满堂灌，而是互动式的探讨，于我还是一番新体验，不久我也慢慢熟悉了。

汉娜的一口牛津英语棒极了，我最爱听她的演讲。她能把枯燥的电脑知识幻化为一种语言的艺术，不仅是声音语言，而且是身体语言。演讲时，她的一颦一笑、一招一式，都像一个受过训练的专业演员。她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演讲结束，有人起哄：“汉娜，唱支歌吧！”她也毫不扭捏，开腔就唱“Love Me Tender!”

她真是一个开心果。我想象着她的家庭，如果不是一个幸福家庭出来的女孩，哪里来这么多的快乐和笑容呢？

毕业后，她很快又找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留校当了助教。幸运总是眷顾着某些人，令人艳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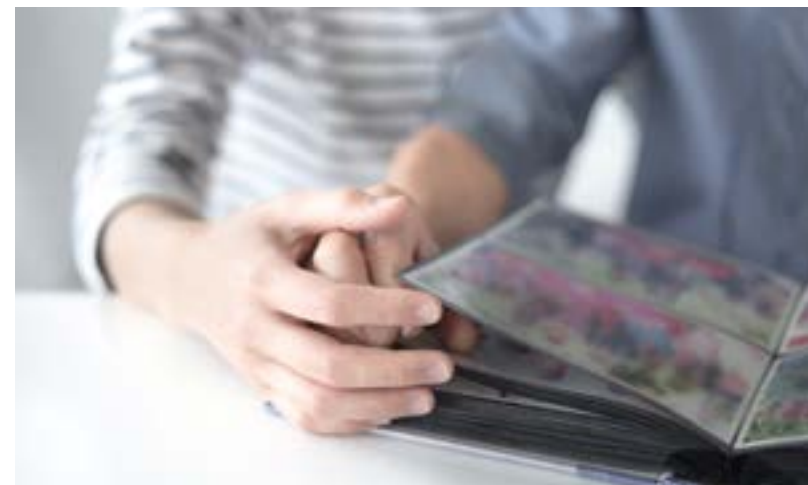
不久，我接到她的电话，邀请我到她家参加生日聚会。我如约前往，沿着她家白色的小楼，拾级而上。

家里布置得花团锦簇，大厅里宾客满座。西装革履的父亲、温柔娴雅的母亲、三个如花似玉的姐妹，正应了我的猜想，一个快乐、幸福而美满的家庭。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在悠扬乐曲的伴奏下，走廊尽头，主人缓缓出场了。与其说他走着，不如说他坐着；与其说他坐着，不如说他躺着。硕大的头颅支在轮椅背上，胴体和下肢已近萎缩。脸一半是紫红色，龇牙咧嘴，眼距过开，正用混沌沌的眼神定定地瞪着我们看。肯定地说，上帝在雕塑他时，稀里糊涂地打了瞌睡。

“这次是请大家来参加生日聚会，见证这一美好的时刻！”

地毯上铺满了糖果和点心，正中的两层大蛋糕是家人为弟弟特制的，房间四周插满了鲜花，芳香四溢。弟弟就在众人的簇拥下，躺在姐姐的怀里，接受大家美好的祝福。姐姐用小勺耐心地把蛋糕喂到弟弟的嘴里，涎水顺着勺子滴下来，印在姐姐递过来的纸巾上。弟弟吃饱了，满意得手舞足蹈，口水溅到姐姐身上。然后，他就垂下大大的脑袋，呼呼大睡了。此情此景，真令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弟弟退场后，汉娜又拿出大叠大叠的照相本给我看。从弟弟出生，上残疾人学校，一直到19岁生日，真是一本珍贵的纪念册。照片上，三个如花似玉的姐姐轮流抱着弟弟，亲吻着弟弟。马路上，素不相识的路人推着弟弟的残疾车。特护老师在教弟弟吃饭、游泳，甚至演戏。弟弟的奖状，弟弟的勋章……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个家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姐姐的幸和弟弟的不幸；弟弟生活在充满爱的怀抱中又很幸；弟弟的不幸对比着姐姐的幸，又造就了姐姐的幸……

幸与不幸的问题，就这样困扰着我，令我浮想联翩。我进而感慨自己有着健全的体魄，庆幸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

天有所赐，天有所夺，上天毕竟是公平的。佛教说“以念转运”，不懂得转化心念，则不幸之事就会同我们的心念执着而互相捆绑，最终导致恶化而愈来愈不幸。如此想来，幸与不幸都是福，只怕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

吾心安矣。



作者简介

杨柳，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出国前任职上海文学艺术院，《中国当代企业家丛书》副主编，出版《人文学科中的结构方法》。加华笔会副会长，业余爱好笔耕，著有新书《柳絮絮语》。



人间一瞥

文 / 索妮娅

看不见人	地上的禾
看不见冉冉升起的人间烟火	装点成盘中的餐
	忙碌的人
坐在云端	旋转飞扬在石榴裙外
在阴云路过时	
呼啸成雨雾成烟	你走来走去掀惹尘埃
	或做风或做雨
看不清拥挤模糊的人的脸	或撕裂变成无情的闪电
在征讨途中	
他们伏倒成片	它们都会留做
	曾路过人间的
	迷朦一瞥

作者简介

索妮娅，诗歌作品曾在由洛夫、痲弦等名家担任评委的“白昼之月”诗歌大奖赛中获首奖、二等奖，出版个人诗集《临风漫吟》及诗集合集《时光流韵》《水之诗》《海外华语女诗人选集》等十几本诗集。出版两部长篇小说《青春宿语》《战争纪事》，并被加拿大图书馆收藏。其中长篇小说《战争纪事》被评为畅销书。曾获2018年温哥华十佳杰出女性奖。为加华笔会、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等文学协会理事、会员。



斯阔米什·香浓瀑布

文 / 周保柱

抵不住的温情	你跌碎的声音如雷
你从冬雪一贯的冷静里脱身	雷鸣是凝噎的叠加震耳
激越向海 不羁成放任的奔流	无语别是无奈
在335米高的陡坡上	有些痛说出来更痛
还原以雪的姿态	便选择隐忍
跃下	

我是说你站立起来的时候
有雪的圣洁附体
另有华语赋与你名字的香浓
昭示清白 这是骨子里的清白

作者简介

周保柱，旅加华人，建筑工程师。闲暇时读诗写诗，关心情绪，追求平静。现居温哥华，加中诗词学会理事、加华笔会理事。